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四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天地之間管子丨丨丨丨丨丨謂之鬼神　祥使以丨丨管子鬼神　役使鬼神管子龍闘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丨丨丨丨之丨丨五官無所食丨而愚者信之　堯五吏管子昔丨之丨丨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

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

清商

管子其下丨丨不可得泉注清商神怪之名

慶忌於蟡

管子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丨丨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丨丨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長尺而人物具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弓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令者寡人見人丨丨丨丨丨丨馬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右涉其大濟若冠右袪衣走馬前疾見上俞兒見上以道涖

天下其鬼不神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輔道德文子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山水鬼神墨子子墨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者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

天鬼見上

生者理之必終列子道終於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晝其終惑於數也

歸其眞宅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

入門返根列子黃帝書曰精神｜其

丨骨骸丨其丨我尚何存

夸蛾氏二子

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丨丨丨丨丨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注形當作

行

操蛇之神見上

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日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變物

形易人慮見上

委蛇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沈有履竈有髻見上戶內煩壤雷霆處之見上倍阿鮭蠪見上泆陽見上方皇見上無命有命無鬼有鬼莊子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耶

風采光景鶡冠子神徵者｜｜｜｜所以序怪也

伏鬼立魅荀子夏首

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丨丨也卬視其髮以為丨丨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

勾芒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勾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祝融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

蓐收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少皞氏裔子曰該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

元冥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少皞氏之子曰脩為元冥師死祀為水神

黎丘奇鬼 呂氏春秋梁北有丨丨部有丨丨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傷死鬼嬈時既神漠淮南子是故丨丨者其丨丨丨丨者其丨丨注嬈煩嬈善行病祟人九嬰大風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丨丨丨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注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循虛出入淮南子枕戶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丨丨而丨丨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上駢桑林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丨丨生耳目丨丨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注上駢桑林皆神名聖人曼云揚子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丨丨丨丨丨**靈場宜夜**揚子丨丨之威丨丨矣乎注吳秘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悚

司過之神抱朴子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丨丨丨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

神降於莘國語十五年有丨丨丨丨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鬼道國語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丨丨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

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于丨丨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大事官成

刑

神見上

神叢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丨丨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藉神三日見上

陽侯戰國策塞漏舟而輕丨丨之波則舟覆矣

湘君史記秦始皇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登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丨丨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滈池君史記秦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丨丨丨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山鬼不

過知一歲事 見上

白帝子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丨丨丨也化為蛇當道令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老嫗夜哭 見上

如蒼犬 史記呂后紀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丨丨丨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光輝若流星 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丨丨丨丨丨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陳寶 見上

八神 史記封禪書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丨丨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小鬼之神者 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丨丨丨丨丨

氣成五采若人冠絻 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

若見五人於道北 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因其直北

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聞其言不見其人 史記封禪書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云

嶧山君地長 史記封禪書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武夷君 見上

陰陽使者 見上

八通鬼道 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之||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竈鬼 史記封禪書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

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神君書法　史記封禪書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按漢書作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史記作書疑傳寫之誤

聞若有言萬歲　史記封禪書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云

當道野人　史記趙世家簡子出有人｜｜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名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宣室前席 史記賈生傳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既罷

所以然之狀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見上

長桑君 史記扁鵲傳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

樂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

靈之下若風馬　漢書禮樂志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悉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富媪　漢書禮樂志后土｜｜昭明三光注張宴曰媪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媪海内安定富媪之功耳

廸嘗　漢書禮樂志登成甫田百鬼｜｜

金馬碧鷄之神　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火祖　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吕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

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五帝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丨丨所司各有時也

瞰室

漢書揚雄傳高明之家鬼丨其丨

還帷坐而步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丨丨丨丨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白衣老父

後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丨丨丨丨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注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續漢

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高皇帝配食馬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淮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廼正

地理羣后從食山川各如其方見上

伏閉後漢書和帝紀六月己酉初令｜｜晝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晝日閉不干它事

伏日萬鬼行見上

桃印五色難止惡氣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

楸其禮㠯朱索連葷菜彌年朴蠱鍾㠯丨丨長六寸方三寸丨丨書文如法㠯施門戶代㠯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㠯丨丨丨丨

葦茭螺首桃更 見上

十二神 後漢

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殂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丨丨丨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
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鬰儡葦
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後者為糧 見上

東陵聖母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

山神謂我人 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南有蹲犬山似犬蹲有神劉寵出西都｜｜經此山山犬吠之寵曰｜｜｜｜｜也

松子亭神 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耆舊傳曰有｜｜｜下有｜陂中多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

以杖撞地輒成井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

援之餘靈

後漢書馬援傳注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丨丨丨丨也

竈神形見 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丨丨丨丨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臘日薦黃羊 見上

竈神黃衣披髮 後漢書陰識傳注雜五行書曰丨丨名禪字子郭衣丨丨夜丨丨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子郭 見上

神數下言 後漢書琅琊孝王傳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丨丨丨丨官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葢南武陽厚邱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江有子胥神 後漢書張禹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丨丨丨丨之丨難於

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予胥如有神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女魃後漢書張衡傳丨丨北而應龍翔

游光後漢書馬融傳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名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丨丨伽天狗緤墳羊

敕葛陂君後漢書費長房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丨丨丨丨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主地上鬼神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丨丨丨丨丨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

鹽水神女後漢書南蠻傳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丨丨

有｜｜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君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来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光景時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注令襃州揚波縣王襃碧鷄頌曰持節使王襃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来歸来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鷄光景人多見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黃衣拄杖 魏志三少帝紀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着｜單｜黃巾｜｜｜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為求相代 魏志杜畿傳注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吾名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令將｜君｜｜｜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

遣婢相聞

吳志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丨丨丨丨與其神丨丨丨丨

石印三郎

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丨丨神

聞車馬聲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丨丨丨之丨相問曰男有丨丨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後聞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

即僕便是鬼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辨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

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郤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蔣侯

晉書王悅傳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諶負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隕絕

朱衣介幘

飲板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見一人｜｜｜｜｜｜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罪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皆｜｜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自稱徐伯元 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

予舍西土瓦中人 晉書郗澄傳初澄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天使為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其｜｜｜｜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

道為貴人所識

天上京兆

晉書王矩傳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悏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被使名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苻堅載紀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深山父老

晉書苻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云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見一｜｜鬚髮浩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

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十倍償畚值 見上

苑窳婦人寓氏 宋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

鬼哥子夜 宋書樂志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三十二璧鎮金一餅 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與將軍為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

殿窓戶應聲開 宋書文帝袁皇后傳后亡後嘗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

丨諸丨丨丨丨丨谿然丨職掌遽白
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錢二十八文蘊宅四

角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
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
厄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
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後破
縣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長鬼
丨寄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丨司馬文宣家云受遣
殺弘微弘微病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劉湛為祟宋書殷景仁
傳劉湛與景
仁素善湛居外任景仁引湛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
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毁景
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收湛之日誅討處分一皆委
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性本寛厚忽
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兒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
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

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或云見｜｜｜

蔣王出盪

齊書東昏侯記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

百穀總神

齊書禮志稷是｜｜之｜｜非陰氣之生

還神十牛幷斬諸劫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令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百姓悅之

不與神牛

齊書李安民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著屐上聽事

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
呼為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為祟**足狗肉便了事**
何用階級為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
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
國將軍上荅曰｜｜｜**事神謹得美遷**齊書蕭惠基傳
｜｜｜｜｜｜｜｜惠基弟惠休從
吴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吴興郡項羽神
舊酷烈世人云惠休｜｜｜故｜｜｜**賜弓二張**齊書扶南
國傳在日南之南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又有激國
人混填夢神｜｜｜｜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
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柳葉見船率衆欲禦之混填
舉弓遥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為
妻**摩醯降靈**齊書扶南國傳永明二年闍邪跋摩遣天
竺道人釋那迦仙上表那迦仙詣京師言
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詔報
曰具｜｜｜｜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遥深欣讚**憤王**

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

見識貴臣被知英主 梁書周興嗣傳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卒｜｜｜｜｜言終不測所之

此中殊吉 梁書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山一處云｜｜｜｜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

手各有所持 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自稱少從武帝征伐

南史宋孝武帝紀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頗悉其事因使指揮事畢忽失所在

患腰痛請療

南史張融傳東海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死雖為鬼痛猶難忍｜｜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顧吳郡部伍尋至

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時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方山白馬廟

上見

授玉手

板 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薨後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揮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一｜｜｜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 南史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堯廟重去四凶 崔祖思傳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座則是｜｜｜｜｜｜由是諸雜神並除按監本作唐堯重去四凶

神影有酒色 南史梁宗室獻傳獻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亦｜｜｜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獻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遣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祈請

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獻大破苟兒

巨蛇繞壇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天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長二丈出｜祠｜俄而注雨歲大豐

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曹景宗傳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當時並目覩焉

此中有王有相 南史范雲傳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

時時有彈指聲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

來者百餘日丨丨丨丨丨

三寸絹丹書日月字

南史蕭叡明傳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丨丨丨丨丨為丨丨丨母服之即平復

枯桑君

南史蕭矯妻羊淑禕傳性至孝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丨丨丨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玄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天女相偶

魏書聖武帝紀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丨丨也受命丨丨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

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希恩感夢

魏書宗室澄傳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叙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稱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而｜｜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畧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遺使弔祭焉

請雨不驗鞭像一百

魏書南安王楨傳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祠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遂｜｜｜｜｜是月疽發背薨

狩山雲霧

魏書和跋傳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

修虛譽賍耀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狩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濯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我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去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丨丨校獵忽遇暴風丨丨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太山府君子

魏書段承根傳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丨丨丨丨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被

處分為高崇妻 魏書宋頻傳頻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頻夢見之向頻拜曰新婦今｜｜｜｜｜｜｜｜故來辭君泣然流涕頻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按鄧氏北史作劉氏

執杯酒似若獻酬 魏書夏侯夬傳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殭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縮水脈 魏書尒朱兆傳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

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敎延昌中静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馬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名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自稱湘女 魏書慕容暐傳有神降於鄴｜｜｜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車騎聲從北門入 魏書禮志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馬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

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殷殷轞轞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暗相 北齊書神武帝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輙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青衣人拔刀叱 北齊書神武紀從滎從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

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甞夜欲入有｜｜｜｜｜｜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時遂為宮

陣外士馬四合北齊書神武帝紀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廻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蓋神助也

兩齒絶白長出於脣北齊書武成帝紀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壝繞之內忽有車軌之轍北齊書後主紀癸丑祈皇祠壇｜｜｜｜｜｜｜｜｜按驗傍無

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城隍神

北齊書慕容儼傳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為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䓜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涌激漂斷荻䓜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神皆從行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

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故也

回動輕漂有異生人　北齊書權會傳

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白衣人　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祠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奥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險絶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

夢見丨丨丨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

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

隋書韓擒傳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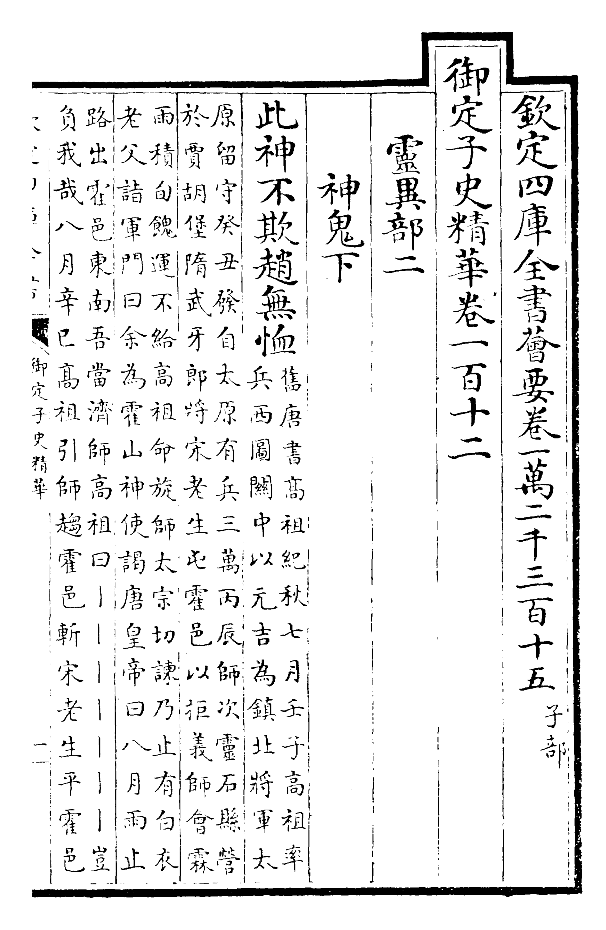
輿馬自止飄風旋繞

隋書周羅睺傳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丨丨丨丨策之不動有丨丨丨丨馬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弓

箭刀劍無故自動見上

三童子隋書王劭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丨丨丨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栢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廻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五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丨丨丨丨丨丨丨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少姨廟 舊唐書高宗紀親謁｜｜｜賜故王清觀道士王遠知謚曰昇眞先生贈太中大夫

水中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慟哭告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忽然｜｜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畢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天帝人帝 唐書禮樂志以高祖配五｜｜太宗配五｜｜

為公呵禦 唐書蕭遘傳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得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摭遘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峡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

｜｜｜｜遘怳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妬女祠

唐書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元以道出｜｜｜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鬬戰神

唐書安祿山傳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者旣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

室中光曜見星冠絳衣

宋史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神人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

人皇九人中一人

宋史禮志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

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語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

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illegible]武夫與陪祀官顧瞻中天｜｜｜｜｜｜｜｜｜｜｜｜｜｜｜見者駭愕

文成聲息　宋史辛棄疾傳謝枋得過棄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

舌三疊如餅

宋史

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而｜始｜

文同傳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之｜｜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靚紅衣軍來

元史王伯顏傳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倣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惟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

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捽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噀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耶賊亦執阿撒都剌至善厲聲責其拒鬬喋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剌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覘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飛獸

山海經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

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為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

十輩 見上

各在一摶 山海經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注摶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

帝江 山海經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馬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馬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也

紅光 山海經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之所司也

天吳 山海經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

帝之二女 山海經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荔蘪蕪芍藥芎藭||||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二八連臂 山海經有神人||||

為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

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燭龍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

後世為聲響 越絕書公孫聖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鑩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章者戰不勝

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瞑瞑見兩鑪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吴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墻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横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嘆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我家無葬我提我山中丨丨丨丨丨吴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吴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吴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稲而飱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稲也吴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

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

三呼聖三應上見**彷彿之間**

音兆常在越絶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神不勝道妖不勝德劉向新序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而｜亦｜｜｜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㦸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嬰鬼焦氏易林朝生夕死名曰｜｜不可得祀

風吹雲却焦氏易林魃為𤬪虐｜｜｜｜

聚｜｜焦氏易林衆鬼聚｜｜中有大怪

守門破盆毀罌傷瓶焦氏易林貧鬼｜｜｜曰｜我｜｜｜｜

貧鬼相責焦氏易林䶌䶌𧬓𧬓｜｜｜｜無有懽怡一日九結

治陰殺空虛無子

偶嚴遵道德指歸論鬼神｜｜聖人**養物於陰**嚴遵道德指歸治陽治陰者｜｜治陽者殺奇

論聖人在上故鬼以其神｜｜｜｜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

風雨還軍

吳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以｜汝｜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

前潮水伍子胥後重水大夫種

吳越春秋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

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潘倭者｜｜｜也｜｜｜者｜｜｜也

食虎王充論衡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

思念存想所致王充論衡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之｜｜

象氣為鬼王充論衡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象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度朔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蔡邕獨斷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敺疫鬼也

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之｜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也

太乙之精

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司命

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

立服帶綬

滿置官屬 應劭風俗通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鮑君神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項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令我目愈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

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丨丨丨丨丨丨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来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石賢士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来謝之轉語頭痛者摩丨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丨丨輜輦轂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天孫

張華博物志泰山一曰丨丨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破魚腹得書刀

干寶搜神記宮亭湖孤石廟嘗

有佑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佑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焉

巨靈手迹 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干寶搜神記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

如願 干寶搜神記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

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丨丨耳明旣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夜义駒䟦

王嘉拾遺記丹卯之地有丨丨丨丨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旣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元衣又見一神丨丨丨丨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

雷杼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梓潼縣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丨丨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後帝 劉敬叔異苑陶侃曾如厠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檝處雜五行書曰厠神曰後帝

青溪小姑 劉敬叔異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踈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弾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曰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紫姑 宗懔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註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厠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神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為此也

朝產暮食 任昉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

鬼｜｜之｜｜｜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神女擣衣 任昉述異記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於此｜｜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碪

捧珠獻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於｜｜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金魚神 任昉述異記關中有｜｜｜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唐述 酈道元水經注羌目鬼曰｜｜

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 酈道元水經注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遲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趨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崖數萬仞窺不見底｜｜｜｜｜｜｜｜｜也然後敢度

石養父母 酈道元水經注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龜木主存焉

造山

川出河 酈道元水經注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

壁流能|||||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

渚上波蕩上岸 酈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

悲鳴則河決明日||||||||遂斬匠而還

馳走則山崩 酈道元水經注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

鼓動也山下常有白馬羣行||||||||||

泉流聲絕水竭 酈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則||||則||湘東陰山縣有侯曇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無水及臨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上見首

陽之神有犬貍身狐尾鄽道元水經注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犬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葢於是水之上也注名曰一作逢君

鬼見白日鄽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黄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丨丨丨丨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娟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侍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

中之訟

幽中之訟見上

改葬孤竹君子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巳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焉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

海神竪柱酈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丨丨為之丨丨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百蟲將軍酈道元水經注又有丨丨丨丨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忖留神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

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有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石柱橋也舊有｜｜｜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脩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聖女 酈道元水經注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峯駐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

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 酈道元水經注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

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獸難得見見者似狗所未詳也酒

杯恒澹澹酈道元水經注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歳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衣苔帶藻揚聲悲歌酈道元水經注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養親｜｜｜｜舟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布裹篙足酈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黄龍二灘夏水廻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

聲乃以丨丨丨丨**以三月還鄉水暴長**酈道元水經注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温冢二子之靈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今所謂馮李也**精魂為草實為靈芝**酈道元水經注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枝江白虎王君**酈道元水經注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丨丨丨丨丨丨**何不豎豹尾**酈道元水經注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丨丨丨丨丨忽然不見**分風擘流**酈道元水經注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

一由三宫也山廟甚神能｜｜｜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兩

摘花釣魚皆當先請 酈道元水經注溪水西南潛穴在射堂射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

風吹別分隨偃而輸 酈道元水經注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徹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暨處自然恭肅矣

君奴不謹盜銀三餅 酈道元水經注王歆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

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盤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即日顯戮以銀相備視則奴死銀在矣

河伯下林

酈道元水經注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為觀岐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擅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為丨丨丨丨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需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

桃人茅馬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

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所騎之馬亦變為｜｜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

女青亭 顏之推還寃記｜｜｜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

五通 柳宗元龍城録柳州舊有鬼名｜｜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絶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覆鼎 李德裕柳氏舊聞元獻皇后得幸方娠明皇懼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言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明皇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明皇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煮未及熟怠而假寐肸蠁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明皇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

無支奇 李肇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鏁挽之不絶以告官刺史

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獮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按今本山海經無

擕雙鯉咤於營門　段成式酉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數人運斤造雷車　段成式酉陽雜俎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窻櫺中觀之見｜｜｜｜｜｜如圖畫者久之一噴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願得大臣為夫　段成式酉陽雜俎旃檀鼓於閬城東

南有大河流一國之田忽然絶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為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冠至鼓當自鳴後冠至鼓輒自鳴

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 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王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弓隆執明 段成式酉陽雜俎甲子神名｜｜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呼之入火不燒

驅除大將軍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道施

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别語施曰我是丨丨丨丨丨感爾相容因留贈銀鐶一雙

鬼言三年人間三日　段成式酉陽雜俎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遅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

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葢｜｜｜｜也

色如藕絲日中無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揞氣袋耳軍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絶其囊可盛數升無縫｜｜｜｜攜於｜｜｜｜

墻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貴時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正已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緇青署懷玉為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因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寃無訴於獄中壘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數十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呌喚逐出布逸壊鍊取懐王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鬼市

輦下嵗時記俗說務本坊西門是丨丨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六街鼓絶行人歌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主三品以上食料

鍾輅前定録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寛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丨丨丨丨丨丨丨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餻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

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段

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相敵

蘇鶚杜陽雜編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凶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忘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蘓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與朕｜｜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

神人足跡

張讀宣室志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甚長自寺門外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

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闔人驚悟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凡輒名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黄衣緑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丨丨丨丨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赬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天鼓動

張讀宣室志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

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藏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掾驚曰丨丨且丨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擁

嬰兒魂 張讀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歷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

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丨者乃丨丨也生丨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慴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嘆之謝任生曰先生眞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丨丨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治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丨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丨丨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我友人丨僕射丨

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我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頊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謁君因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録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

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懽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交後歲餘李錡叛入一年而喬卒

上帝

責蛟螭詞

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

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日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塡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鮫鱷之血遍若元黄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葢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黒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丩｜｜｜｜之｜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常有二物狀如猿玃出入寢興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

錄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盻蠁間｜｜｜｜｜｜｜｜衣以青衣碧衣｜｜｜｜｜｜｜｜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鄩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

之俱為讐隟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絶一夕處於静室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俟曉而行無復至矣鄖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謁鄖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鄖既與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欣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鄖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驄駿好奇聞之未甚為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古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侔倚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名同列者命酒開筵為懽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

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懽洽酒酣畧無所恡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何似當時惜酒

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中年尉李鄠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銜杯酹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卧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来省疾見數人形貌尫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鄠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笫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鄠曰｜｜｜｜｜｜自兹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寢瘵惙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史親名李生而說之

鍾離大王

杜光庭録異記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寛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

沂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盤古三郎

杜光庭録異記廣都縣有丨丨丨丨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毆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由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岳神迎天官

杜光庭録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迴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丨丨丨丨丨也

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徤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徤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項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祗侍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顏色憔悴衣服繿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却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數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来求誠願為述姪字若得南山觜神即粗免飢窮此後還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項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廹不可久留生因以

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鬻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出牒補署俄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鬻神沾洎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贈須臾鬻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欻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闗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鄑說

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

以宏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元价所謂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脚疾而殂

十神

沈括夢溪筆談｜｜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亦領太史時預

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碁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鍾馗始於開元時

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眞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苦頓瘳而體益壯乃名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怳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

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榻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之象觀此題相記似｜｜｜｜｜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福慶

何薳春渚紀聞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襃表二百幅當為作一｜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顔

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古今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竒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危髻古裳笑語花圃

邵博聞見後錄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衣婦人數輩｜｜前｜｜｜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時衣服畫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收畫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然不見

綵舟婦人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廻於江心過｜｜有｜｜漸邇視之

乃呂氏也指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令他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眞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

黑牛衝突越兵

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二頭｜｜｜｜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帝

衣黃半臂舉手障面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一｜｜｜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頷如所見馬按喬陳喬

絲竹之聲起於舟下

孫升談圃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曰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

蒼王

葉夢得石林燕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

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ㄧㄧ蓋以倉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　神佛亦可笑也

空中黑旗

魯應龍閑窻括異志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於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眞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ㄧㄧ有ㄧㄧ現冥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閭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西山十二眞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ㄧㄧㄧㄧㄧ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籤以占吉凶極驗

筧頭神

陸游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

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今參政照隣乃其後也

四金甲人 王明清揮麈後録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洎宫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指兒者見｜｜｜｜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

麻胡 王楙野客叢書會稽録載會稽有鬼號｜｜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烏野七神 王楙野客叢書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眞子以為豬蔡寬夫以為｜｜｜｜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

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説葢廣南川峡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黄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

烏蠻鬼

見上

覓經幡

郭彖睽車志泉司幹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呪施食仍爇尊勝呪幡數紙常宿鉛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無恐我來從官人丨丨丨耳許之忽不見明日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碧衣赤幘引臂登雲

馬總唐年補録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一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曰天名汝行雨隷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匱之内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兩隊而一隊于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雨皆在前風車為殿

牀婆子

曾三異同話録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内降撰文字東燭視之乃撰祭丨丨丨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

舊案可據甚以為官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其人致祭於牀婆子之

索索如蟹行聲

異聞總錄邢太尉神曰汝典司牀簀云

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王瓛太尉宅纔得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屬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証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奥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宇之美始畫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即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渾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掐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

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鍊之夕置瓮架上羃以布悉名滞魄集於中宋約邢親舁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瓮内｜｜卜｜｜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長恩　秘閣閑話司書鬼曰｜｜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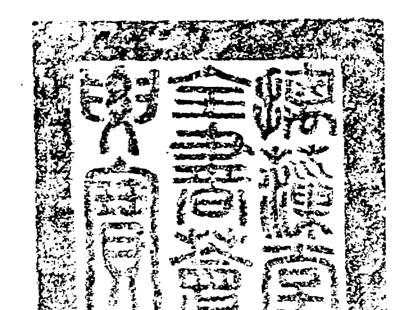
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　釋文瑩續湘山野録太平興國五年秋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髣山神祠方注香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詰從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荅恨｜｜｜｜｜｜｜｜｜｜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為公至

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妄是夕夢神曰雨候甚邇只在來朝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盤塘江水仙

陶宗儀輟耕録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粧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工是奴家郎若問時來喫茶黄土築墻茅葢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靈異部三

徵應

生白犢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丨丨丨丨丨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視門見血便上北山

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注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没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閫明旦老嫗早往||||||||||國没為湖

援戈撝日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而||之||為之退三舍

殺降不得侯

史記李將軍傳廣常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已|此乃將軍所以||||者也

身盡痛若有擊者 漢書田蚡傳蚡疾丨丨丨丨丨丨丨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擊笞欲殺之竟死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 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祭孝婦天立雨 漢書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反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丨丨丨冢

因表其墓丨丨大丨歲熟

揚水示虜 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丨丨以丨丨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冠雀銜三鱣飛集講堂前 後漢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丨丨丨丨丨魚丨丨丨丨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大鳥 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丨丨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免擾室木連理**後漢書蔡邕傳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丨馴丨其丨傍又丨生丨丨丨遠近奇之多往觀焉

竇氏之祥後漢書竇武傳初武母産武而并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丨

舍側湧泉味如江水後漢書妻詩妻傳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丨丨丨焉夫婦嘗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丨丨忽有丨丨丨丨丨丨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王衣覆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丨丨丨丨丨其上者常共怪之

天子羨思慈親魏志甄皇后傳太和元年四月初營宗廟得玉璽一方一寸九分文曰丨丨丨丨丨丨明帝為之改

容以太牢吉廟

入林哀嘆筍為之出　吳志三嗣主傳註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丨竹丨丨丨而丨丨丨丨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

冰解鯉躍　晉書王祥傳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

黃雀入幙　見上

放龜　晉書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鷹雛棲梁猛獸擾庭　晉書許孜傳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丨丨丨其丨蒼鹿與丨丨丨其丨圓文頸同遊不相搏噬

錫金蒔玉　晉書孝友傳序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丨丨之慶陽雍標丨丨之祉烏馴丹羽巢叔

和之室鹿呈白毛擾功文之廬

烏馴丹羽鹿呈白毛 見上

雙鶴警叫 晉書吳隱之傳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收淚視地便有堇生 晉書劉殷傳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憫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馬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七年粟 見上

誦經械脫 晉書苻丕載記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觀世音｜至夜中土開｜｜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

者遂奔楊佺期佺
期以為洛陽令

磚竈前忽生泉水 宋書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
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
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
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
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散丨丨丨丨丨丨丨
鄉隣助之者並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馬葬事既
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越王石清徹無隱 齊書虞愿傳海邊有丨丨丨常隱雲霧相傳云
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丨丨丨丨蔽

兩楯流來接之得過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
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
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

鹿應聲去魚次第來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後隱居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朝採｜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取食乃去

芥子暮已復生 齊書韓靈敏傳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芥半畝｜｜｜｜｜｜｜｜以此遂辦葬事

雀三足飛集廬户 梁書夏侯詳傳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來｜其｜｜衆咸異焉

空中忽見聖僧 梁書鄱陽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當避善人 梁書傳昭傳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内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内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

驚起餓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　梁書陸襄傳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

兩瓜分一相遺　梁書滕曇恭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産曇恭歴訪不能得銜悲哀切餓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

慧眼水　梁書江紑傳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梁書庾黔婁傳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按易黔婁父

至性冥通

梁書阮孝緒傳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

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嘆其孝感所致

鹿滅所獲葠 見上

枯苗更生 陳書吳明徹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丨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丨已丨丨明徹疑之謂為紿已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表奏通天臺 陳書沈炯傳荊州陷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

間淩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傚福奏記其夜烱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烱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

甚不惜放卿還 見上

白鷲巢庭 陳書馬樞傳少屬離亂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闇中物常有丨丨一雙丨其丨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豺狼絶迹 陳書司馬暠傳丁父艱哀毀逾甚廬於墓側一日之内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丨丨丨丨嘗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

華竟齋不萎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詣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丨丨丨丨丨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竹為燈纘枝葉大茂 南史齊南海王子罕傳母嘗寢疾病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丨丨丨丨照夜此纘宿昔丨丨丨丨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

雙鶴來下 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域在外營求孜孜不怠一旦丨丨丨丨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南史庾子與傳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三丸藥 南史丘傑傳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丨丨丨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

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旱疫平

魏書太武帝紀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

捐灰

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

繡衣丈夫再拜謝德

魏書裴安祖傳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

馬

龍道無風雨之異

魏書崔挺傳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地陷得銘

魏書吳悉達傳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又｜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蛇頭齚襠 北齊書陸法和傳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

斷頭牛徵命 見上

孝魚泉 周書陸通傳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

猫為犬所乳 舊唐書李迥秀傳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內生芝草數莖又有｜｜｜｜｜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

漂材木

亢堰 舊唐書張守珪傳守珪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青虵乘高而下 舊唐書楊朝晟傳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茅土之慶 舊唐書李全忠傳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悪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毋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

盧老 舊唐書崔咸傳咸父銳初佐李抱真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游客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尚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

願以為志感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

禬解必雨出游必霽 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帥荆南州或旱｜｜｜｜或久雨過｜｜｜｜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堂產芝草 唐書李迥秀傳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犬乳隣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神許 唐書鄭潛曜傳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頮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劍躍 唐書王潮傳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眾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眾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㾑亦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吾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剸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吾以為主至審知｜｜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嘆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羣鹿馴擾 唐書楮無量傳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不復棖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馬不嘶 五代史唐本紀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偶不嘶以免

六子皆赤 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與劉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為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

渾花 見上

鬢上花 宋史五行志紹興間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寃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鑿氷得鱖

宋史查道傳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取之｜｜尺許以饋

竹杖生柯葉 宋史孝義傳王珠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以為｜｜後｜｜｜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

空中大星如月者三 宋史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熒熒｜｜｜｜越翌日父瘳

牘上書皆驗 遼史孩里傳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墜馬憒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悞執汝｜｜｜｜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

蛇自韡中墜 元史察罕傳常行困脫韡藉草而寢鵠鳴其傍心惡之擲韡擊之有｜｜｜｜｜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

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湖生雕胡 葛洪西京雜記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家亦近太湖｜中後自｜｜｜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青衣童子授蚺蛇膽 干寶搜神記顔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

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丨丨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虎送野肉 干寶搜神記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鶴銜明珠以報 干寶搜神記噲參養母至孝曾有仙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丨雌雄雙至各丨丨丨丨丨參焉

飛鳥銜火 王嘉拾遺記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丨丨丨丨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洒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貽

帝嘉其孝異表其邑曰孝感鄉

銘

醎鄉

見上

甘泉自湧

王嘉拾遺記曹曾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嚐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清美於常

應聲榮茂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銜環報德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黄雀為鴟梟所搏墜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黄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屋數日乃

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别以四白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

榆鞭竪地成林 酈道元水經注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為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

紫雲沓起甘雨登降 酈道元水經注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人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曾參居此梟不入郭 酈道元水經注門南隅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

陳君立昔｜｜

虎乳　酈道元水經注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没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常｜之百餘日卒令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天為出平石至江簀中　酈道元水經注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簀水｜｜｜｜｜｜｜令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酈道元水經注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後下己女於水中將渡徑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

羣鳥

衘鼓 酈道元水經注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丨丨丨丨集顏烏所居之邨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

鄭風 酈道元水經注谿水下注大湖邪谿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宏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宏少以苦節自居恒躬采伐用貿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檝之勞邨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丨丨邪其感致如此

誦書愈病 柳宗元龍城錄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愈亦得愈

兵曹烏 劉肅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貪之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

史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勑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蘂葦有小鳥如鶉鷃来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鷟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為｜｜｜

芝生一宿葩蓋盈尺見上

雲氣五色遍於州郭見上

放黿報恩李肇國史補葦丹少在東洛嘗至東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丈丹曰吾祗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水中徒步而歸後｜｜

一酹而堅氷陷一鈞而沉詔獲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

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於天天將譴爾吏酹氷辭巳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下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得非精誠之至乎

犢頂白毛若縷織成文字

張讀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酧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上有｜｜｜｜｜｜｜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為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

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黍以蒭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犬能感惠報德

張讀宣室志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閽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丱嘗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嘆曰|尚||其||其|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羣鼠人立以前足相鼓

張讀宣室志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貍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數百俱|||||||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

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歸魚直

張讀

宣室志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鱉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闃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鬐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懷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群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還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汝|||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群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

得其事傳於紀述

鼠報 玉泉子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

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甿 彭乘墨客揮犀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城破乃批奏狀之曰 司馬光涑水紀聞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下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

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也

菜花成荷佛坐花中

沈括夢溪筆談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悉｜｜花仍各有一｜｜於｜｜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敬佛甚篤因有此異

出入羊犬聯隨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諸生醵金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每｜｜則｜｜｜｜彈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

天賜酒量

葉夢得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宴近臣常盡懽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必｜汝｜｜可試

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飲水不饑　郭彖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杯果不飢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冥築般若臺　祥異記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金｜見｜臺云名｜｜｜待文達也

蝦蟇　李玫纂異記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别與錢十千悉令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躍出也

讖

大螾大螻呂氏春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黄帝之時天先見｜｜｜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

草木秋冬不殺見上金刃生於水見上

赤烏銜書見上

瞽史記國語｜｜之｜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史記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餘年｜｜｜｜｜｜｜｜

丨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秦讖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之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丨丨於是出矣

三神之令 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頫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

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朱書**見上**頳水清灌氏寧頳水濁灌氏族**史記灌夫傳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頳川頳川兒乃歌之曰｜｜｜｜｜｜｜｜｜｜｜｜**赤精子之讖**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注應劭曰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璧有七張伯盜一**後漢書郡國志注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丈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魯咸以為神

當塗高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

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後漢書李通傳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私常懷之

彭亡後漢書岑彭傳彭所營地名｜｜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王梁主衛作玄武後漢書王梁傳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

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後漢書桓譚傳令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烏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

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孔為赤制 後漢書郅惲傳漢歷久長||||注言孔子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

五七 後漢書蘇竟傳||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注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綈袠秘記 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內學 後漢書方術傳序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白首同所歸 晉書潘岳傳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截齊便去 晉書齊王冏傳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耳識者聞而惡之又謠曰著布袙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張字分明 晉書張軌傳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

白點成二十八宿 見上

華山玉版 晉書慕容儁載記初石季龍使人採藥於||||得||丈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

以栗擲柱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馬廳

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遥｜此｜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錫爾金鉤既公且侯**梁書夏侯詳傳先是荆府城入馬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士瞻詳凡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期歲得八車幅**梁書樂藹傳天監初遷御史中丞初而貴矣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如中丞健步辟道者**魚登日輔帝室**南史宋武帝紀初雍州至是果還馬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

且慮不為帝容常為讖曰｜｜｜｜｜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於江陵帝濟江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樵所得貂蟬一具**南史江淹傳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曽於｜｜｜｜｜｜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時著之至

是果如母言

蟬珥之兆

南史朱异傳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丨丨丨丨

太原王宅

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丨丨丨丨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銅拔打鐵拔

北齊書神武帝紀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謡言曰丨丨丨丨丨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為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

高末

北齊書幼主紀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丨丨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

隋書劉昉傳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

射雉之符

隋書麗晃傳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

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祚謂晃曰｜｜｜｜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内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

黄班青驄 隋書韓擒傳先是江東有謡歌曰｜｜｜｜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焦梨狗

子北史魏孝武帝紀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丨丨丨丨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藁然兩頭河邊羖攊北史齊文宣帝紀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丨丨丨丨於文為高丨丨丨丨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

羊飲盟津角拄天見上

拔暈舊唐書懿宗紀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丨丨帝果以鄆王即大位

豆入牛口舊唐書竇建德傳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擭之先是軍中有童謠

曰｜｜｜｜勢不能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

起梁

舊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寛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喻意銑大悅

五娘子

舊唐書李君羡傳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羡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稱小名｜｜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

牛繼馬後

舊唐書元行沖傳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

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揵繼晉受命考校謡讖特著論以明之

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 舊唐書武元衡傳先是長安謡曰｜｜｜解｜｜｜｜既而旋其袖曰｜｜｜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日月照霜雪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謡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回首自消滅

側堂堂撓堂堂 唐書五行志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調露初京城民謡有｜｜｜｜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契苾兒歌 唐書五行志永淳後民歌曰楊柳楊柳漫頭駝垂拱後東都有｜｜｜｜皆淫艷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也

心卜 宋史后妃傳李宸妃既有娠從帝臨

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釵完當爲**左持干戈右持**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

俎豆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手｜｜｜手｜｜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六齒皆赤 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喜與里中惡少遊處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衆以博投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

古磚隸書 宋史聶冠卿傳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有｜｜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罺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按世卿冠卿弟

秦亭 宋史余靖傳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之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淮｜也

抽書占 宋史陳塤傳塤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

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丨架上丨丨丨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没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天水碧 宋史南唐世家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令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丨丨丨及江南滅方悟天水趙之望也

柴入火必焚 遼史魏璘傳應歷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丨丨丨丨丨其言果驗

風吹幞頭與浮圖齊 遼史張孝傑傳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丨丨丨孝傑丨丨丨丨丨丨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玉版金璧 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丨丨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丨丨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鳥鳴似語蟲葉成字 劉勰文心雕龍昔康王河圖陳於東

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録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苑見犬其勢必驚 酈道元水經注典略曰睢固字白苑或戒固曰將軍字苑而此邑名犬｜｜｜｜｜｜宜急去苑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

鸜鵒銜一魚袋 劉餗隋唐嘉話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怏怏數日而加大夫

鵲墜寸紙有補闕二字 趙璘因話録河南孔尹温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既飛去｜下方｜｜｜｜｜｜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我兄即到豈奈我何

鍾輅續前定録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絶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哉

遇牛廻　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上至陜因望鉄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方｜今見牛也朕將廻爾

鏡影成相字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忽｜｜｜

明堂火珠詩　孟啓本事詩崔曙進士作｜｜｜｜｜曙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糾繞成及字　張耒續明道雜志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黄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縈自相｜｜｜一｜｜余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

登科及第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即也是時余叨忝

榮登在即 見上

賭彩選 吳處厚青箱雜記原武鄭公戩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一坐皆負獨戩贏數百緡是歲第三人及第

半堂食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楊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黄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龍舉頭猴掉尾 吳處厚青箱雜記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羊為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巳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

俘乃猴離次也**三羊五馬**吳處厚青箱襍記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謡曰|||||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去海十里過山萬重**吳處厚青箱襍記寇萊公少時作詩曰||止||||應||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識也**人踏金鼇背上行**吳處厚青箱雜記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鼇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讖耶**秋風亭句**王偁東都事略寇準舉進士為巴東令巴東有|||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曰野水無人度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黃樓玉局**張邦基墨莊漫録東坡知

徐州作｜｜未幾黄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寫八賦不脫誤一字 周輝清波襍志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平生所作｜｜當｜｜｜｜｜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

金帶圍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周輝清波襍志紅藥而黄腰號｜｜｜初無種有時而｜｜｜｜｜｜｜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倅王荆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傅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

一出四枝 見上

曹門高 陸游老學庵筆記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未幾慈聖

太后受册中宫人以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髙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玉帶圍頬

周密齊東野語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滞無聊乙亥嵗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頬字可用為末句曰他年蒙渥澤方｜｜｜｜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緑衫尚未能得著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一竿岐為二

陶宗儀輟耕録白廷王先生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忽｜｜｜上｜｜｜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殁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鑿成金世昌三字

陶宗儀輟耕録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内有｜｜｜｜｜｜必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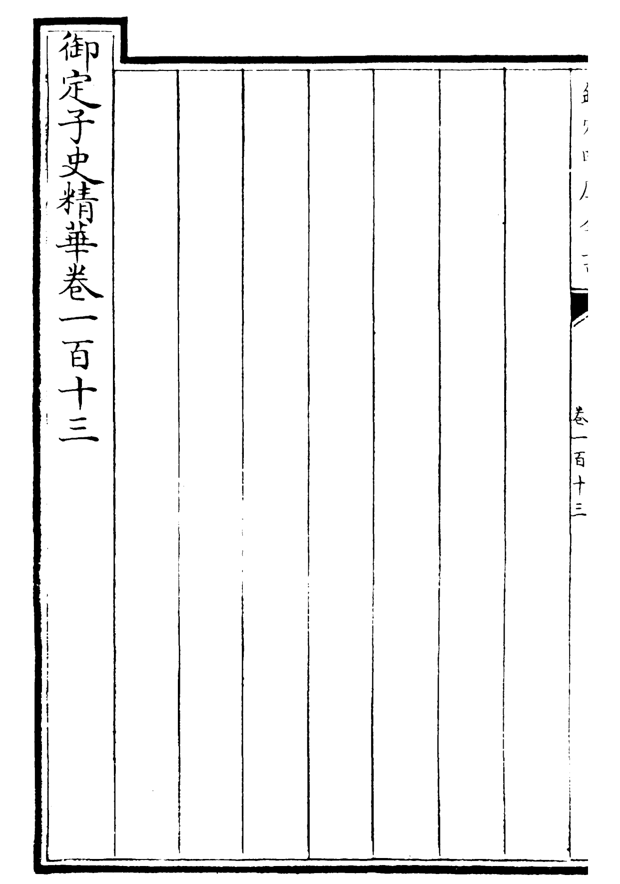
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唱胡十八小令

陶宗儀輟耕録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知識緯者謏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倍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為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為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自題桃符

陶宗儀輟耕録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讖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